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箋註（四）

◆日慧長老

日慧長老，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出生，於二〇〇八年七月六日圓寂。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肄業。剃染後於法義與實修上深耕潛修，深解經論，學德兼備。歷任台、港諸佛學院校教師。晚年，他將半生遨遊法海，已臻圓熟的佛學思想化為著作，先後著有《佛法的基本知識》、《禪七講話》、《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》、《華嚴法海微波》、《伏心寮聞思集》等書，交由慧炬出版社出版。其中，《般若心經略說》與《金剛般若箋註》是他生命最後深得般若法味、中觀正見後的力作。長老在弟子們的心目中，彷彿文殊菩薩，用生命與智慧照亮大家，分分秒秒都活在為求佛法與利益眾生當中。

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不？』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世尊！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，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！我不作是念：『我是離欲阿羅漢。』世尊！我若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；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」

【箋註】

這一大段，（佛）承上說，完全開顯般若波羅蜜道智。此道智是通達諸法實相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智，諸法實相——即是第一義相，也是菩提相。聲聞四果，是聲聞菩提的四次第，這四次第的賢聖，都是以無為法而作差別。因為問法的人是聲聞阿羅漢，故佛順此以答，其實，三乘菩提是無上菩提的權說，究竟說，唯有一乘，一無上菩提，它是不能分的。

入流：入者受也，流即法流。初果入於無倒聖法之流，不入色、聲等世間顛倒法流，由世間所見皆倒，遂說凡夫不能見法，故這裏不作簡別而直說入流。又，「而實無所入」句，原典無「實」字，疑脫，今例下文權增。

而實無不來：此句江味農居士所纂本經講義，依智者及嘉祥疏，將「不」字刪去，其註云：「來意已無，故能不來。」有誤！這種誤，且是典型的「格義」，讀餘譯本自可知之。如魏譯則直作：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那含，是名阿那含。」所以，這是指得聲聞三果（不來）的聖者，確知沒有不來果可得，也沒有得果的人。與下文「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」，同一義趣。不知江居士何以要如此穿鑿？又，經中的「則」字和「即」字漢文本來通用，江居士漢文素養頗厚，卻根據各種寫本、刻本、疏釋本，指此「則」為「即」，此「即」為「則」，這種無義之辯，大可不必！其講義，資料甚豐，可惜駁雜謬誤太多了。

阿羅漢：是聲聞四果，也是最高的果位——極果，具有三義：一、應受世間勝供養，名為應供；二、能害一切煩惱賊，亦名殺賊；三、不復於三界生死流中受生，故名無生。

無諍三昧：是定名，依《阿毘達磨》說來頗長，且未必是此經所說之義，遂從略。雖然，《摩訶般若·行相品》須菩提說：「諸三昧無所有故，是菩薩不知不念。」佛讚之說：「汝行無諍三昧第一，與此義相應。」這裏說無諍三昧所應知道的唯此為要。

離欲：此「欲」指三有欲，阿羅漢是離了三界欲的，故名。


樂阿蘭那行者：樂，音勒。阿蘭那、阿蘭若、無諍在梵文是同一字。故我斷定什公在此必譯「無諍行」，「阿蘭那」三字，又不知是何人的傑作。這裏，知之即可，改易則不必。

上來開示的般若，是三乘菩提的共分；以下所示則是大乘菩提的不





共分，是得無生法忍菩薩之所行。如經云：


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？」
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」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」
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則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
「是故，須菩提！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；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

【箋註】

世尊在然燈佛所授成佛記的故事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不用多說。餘文也易解；惟「實無所得」的「實」字是第一義實，不可疎忽。

菩薩得授記，便是大乘會中的大士。此大士，隨所教化而取淨土，如其心淨，國土嚴淨。

莊嚴佛土者，則非莊嚴，是名莊嚴：意謂菩薩為了成熟眾生而莊嚴佛土，其實，不就是如所說而有所莊嚴，莊嚴唯是一名而已。菩薩尚無，誰來莊嚴？眾生尚無，為誰莊嚴？所謂莊嚴佛土者，當如《華嚴經·十忍品》中所說如幻忍、如燄忍、如夢忍……等七忍所作，這七忍都是無生法忍菩薩的眷屬忍，我人如果讀此品經，也能忍而信之，應當得多功德。

「是故」以下，是佛再度告訴須菩提，諸菩薩不應住色、聲等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此心即是清淨心，是因清淨或菩提心清淨相。

「須菩提！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。於意云何？是身為大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甚大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」

【箋註】

這一問答，直承上文，並與經首的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」及「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」相呼應。前者，為初發心願度眾生的菩薩，說不住於相的遠離心，故在「如來所說身相」句下，惟言「即非身相」而止；到這裏，為行發心欲莊嚴佛土的菩薩，說無所住而生的清淨心，則在「佛說非身」句下，增加了「是名大身」一語。蓋前者重在離有所住心，後者則重在生無所住心，這是菩薩未入法位以前的二修道次第，宜細審思。

須彌山喻：傳說眾寶所成、高大無比的須彌山，印度慣用作殊勝無比之喻，如說智慧高如須彌，善根大如須彌等。大身者，大乃尊貴之意。故此「譬如」句，即謂其身尊貴無比也。又，此山，似非地球人的業力所能見，它是何山今不臆測。

「須菩提！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恆河；於意云何，是諸恆河沙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但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！」「須菩提！我今實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，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」佛告須菩提：「若善男子，善女人，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勝前福德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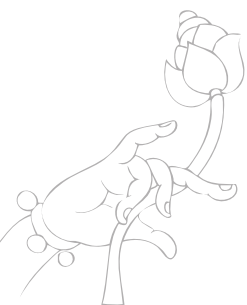
【箋註】

這是佛以極大財施福德，比較以少分《般若》乃至僅四句偈等法施所得福德，還要超勝，顯示《般若》在佛法中的重要。

我今實言告汝：我是佛自稱。實是明白義。告，問也。汝，你也，指須菩提。句謂：「我今明言問你。」



恆河沙數等：恆河是印度的一大河流，為眾所熟知。經文是說：以一條恆河沙之數加上與一恆河沙數相等的恆河，再將這許多恆河內所有之沙合計為一總和，這在我們凡夫說來是無法量計的，知它是一個超量的比較譬喻就可以了。

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！須菩提！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則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」

【箋註】

這一段經是佛讚揚本經的特勝。

當知：作可知解。供養的養是飾之意，解作嚴飾或莊嚴。後一句，句首的「若」是語助詞，句中的「若」當及字解。

此一小節應以三事說明：一、說經處：謂任何人在此處宣說《般若》雖僅為一四句偈，此一處所皆當受一切天、人、阿修羅如佛塔廟一般地供飾。二、宣說人：謂此人若更盡能受持讀誦，可知此人已成就第一希有之法。三、具足三寶；此三事本是一事，所以用「若」字承上文，謂此經（法寶）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寶和僧寶。這一說法，不僅為後五百歲的善男子，善女人作護念、咐囑，也為我們距佛久遠的末法眾生提供了很大的激勵。按：尊重弟子：指當時佛所重視的諸大弟子，如須菩提等大阿羅漢。㊦（待續）